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卷一百四十一至五十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蔣肇源

繪圖監生臣徐溥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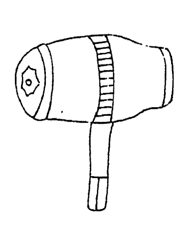
宋　陳祥道　撰

文淵閣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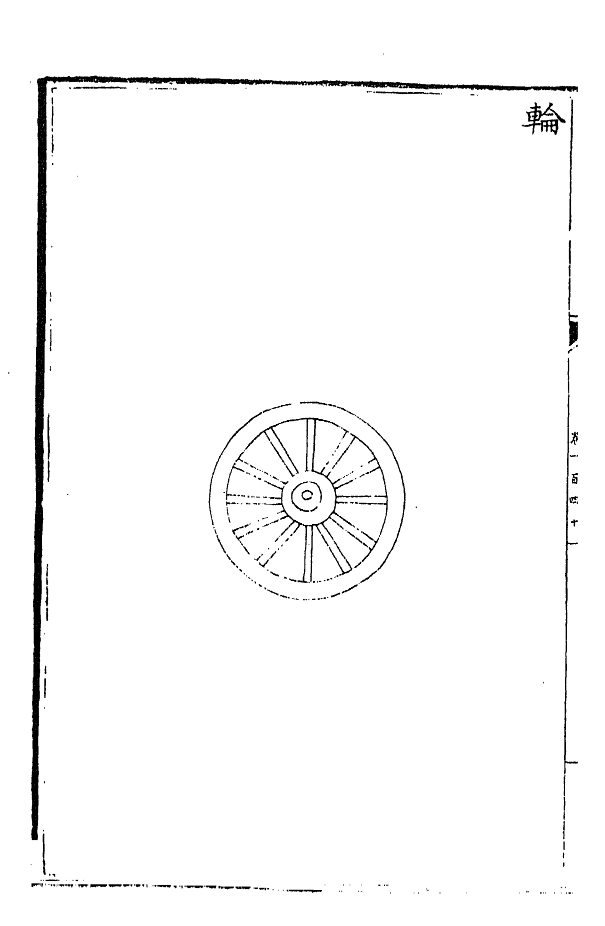
禮書圖

輨

轄



軸


輪

軔

一名抳枝車者也

蓋

有部達常
桯弓衣紘

弓

輨 轄

輨或作斡 音管 說文曰轂耑沓也轄或作舝說文曰車鍵

盖輨以冒轂轄以制軸二者皆金為之考工記曰弓長

六尺謂之庇軹鄭氏謂六尺之弓加部廣凡丈二尺六

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不及斡

軸

輈人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

以為利也無節則媺堅刃則久滑緻則利其圍一尺

三寸五分則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是也其長八尺有奇䙴轍廣八尺則軸之長可知矣易曰輿脫輹說文曰輹軸縛也

輪

軔 一名泥枝 車者也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故察車自輪始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

無以為戚速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蓋輪之制視馬以為之高下視地以

爲之厚薄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國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故二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田馬之輈深四尺故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行澤者必削其踐也故杼之然後塗不附行山者必等其上下故侔之然後鑿不䵺不特此也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行澤者仄輮行山者反輮其行也有輔傳所謂輔車相依是也詩曰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孔頴達曰輔是可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者也其止也有軔說文所謂柅是也轂以火則陰陽齊牙以火則内外

旁善輻輪以水則平沉均數以黍則廣深同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謂之國工則車所任者在輪而已觀輪扁之斲輪徐而弗甘疾而弗苦得之於手應之於心扁不能以語其子其子不能得之於扁則輪之難其工可知矣萬之以眂其匡鄭氏謂等為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刺賈公彦謂令車近萬蔞於輪之旁置之輪上輪轉一匝不高不下則知其不匡然記言眂其匡非眂其不匡也輿人圜者中

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則輪之可規可萬可水可縣亦若是爾萬故書作矩

蓋有部達常桯弓衣蓋

蓋柄之材三而部厚一寸達常長二尺桯楹長八尺達常上貫部而下入桯總一丈矣人長八尺而弓有宇曲之減亦八尺此所以立乘而不蔽目也桯圍倍達常部圍三桯徑六寸而鑿深二寸有半則對深五寸而不傷達常矣部厚一寸鑿廣四枚一分為一枚鑿上二

枚鑿下四枚則鑿下用力為多而可以固弓矣鑿上二枚鑿下四枚其外也上下俱四枚其内也故下直二枚其内題則漸削矣故鑿端一枚如此則鑿之外廣内狹下正上低而弓勢可得而仰也弓馬六尺二尺近部短而平四尺趨宇長而橈此所謂三分弓長而橑其一也近部者謂之股其圍一寸六分趨宇者謂之爪其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此所謂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爪圍也蓋弓二十有八所以象星也部

杠所以象斗也斗為天之杠轂有衣以冒之有紘以維之弗冒紘橫馳𡐊晦而不隊乃國工也巾車及葬執蓋從車持旌道右王下以蓋從春秋傳言若敖射楚子汏輈而貫笠轂宣四年杜預曰兵車無蓋尊者則一人執笠依轂而立然則兵車固與乘車異矣鄭氏謂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其蓋車歟然既夕禮乘車載旌道車載朝服藳車載蓑笠則賤者禦雨之具而已孰謂乘車道車無蓋也藳非良車也潦備水潦者也既夕

禮藁車或作潦車則自車言之曰藁自其用言之曰潦其實一也藁車散車而已非可以當木路也賈公彥曰藁車於天子當木路誤矣昔齊侯賜敝無存犀軒直蓋宣帝賜黄霸車蓋特高二尺後漢列侯伏熊軾皂蓋則春秋之時固有曲蓋漢之時不特皂蓋而已

弓

弓謂之轑輻亦謂之轑轍廣謂之軹轂末亦謂之軓

轂下謂之軝輢下亦謂之軝此異物而同名也輿可謂之車亦可謂之軫達常可謂之部軫前横木可謂之輅說文此因物而通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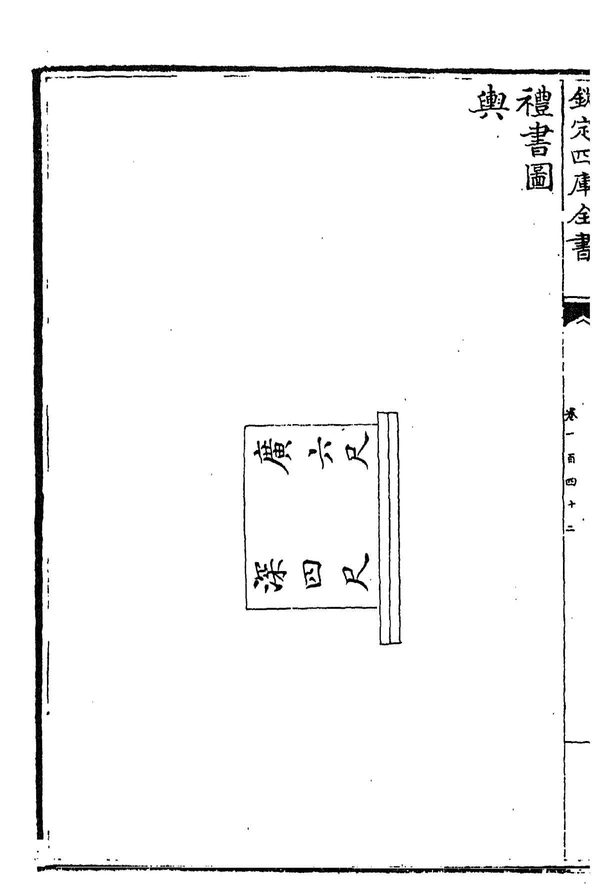
禮書卷一百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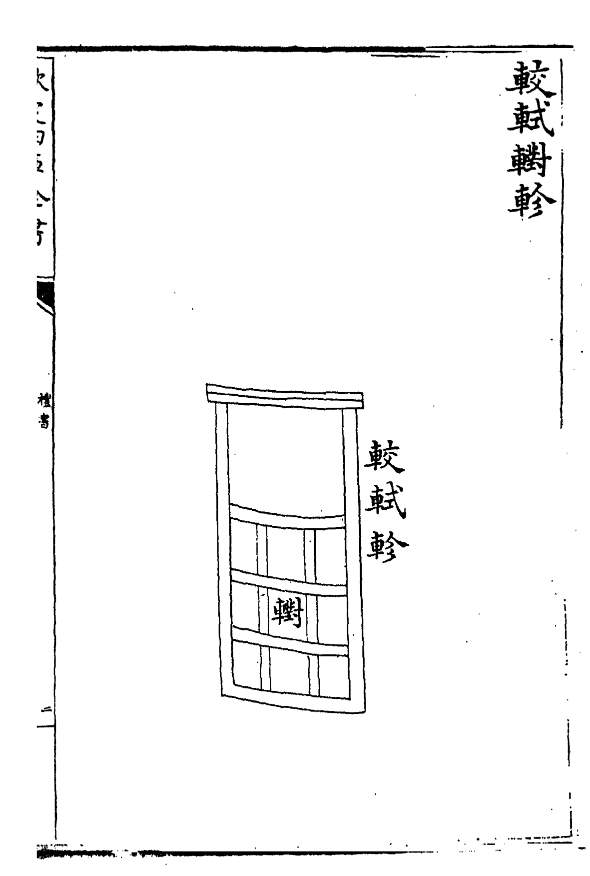
禮書卷一百四十二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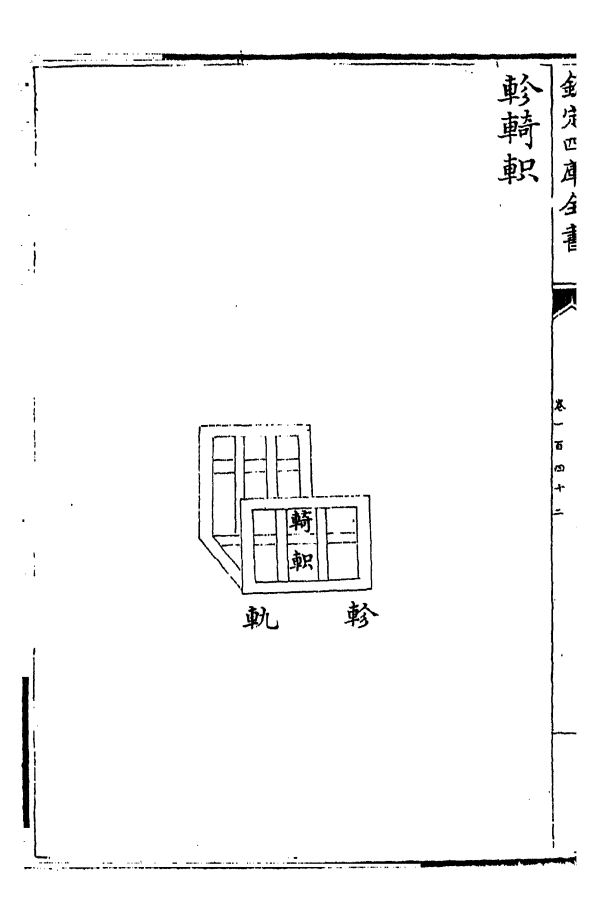
禮書圖

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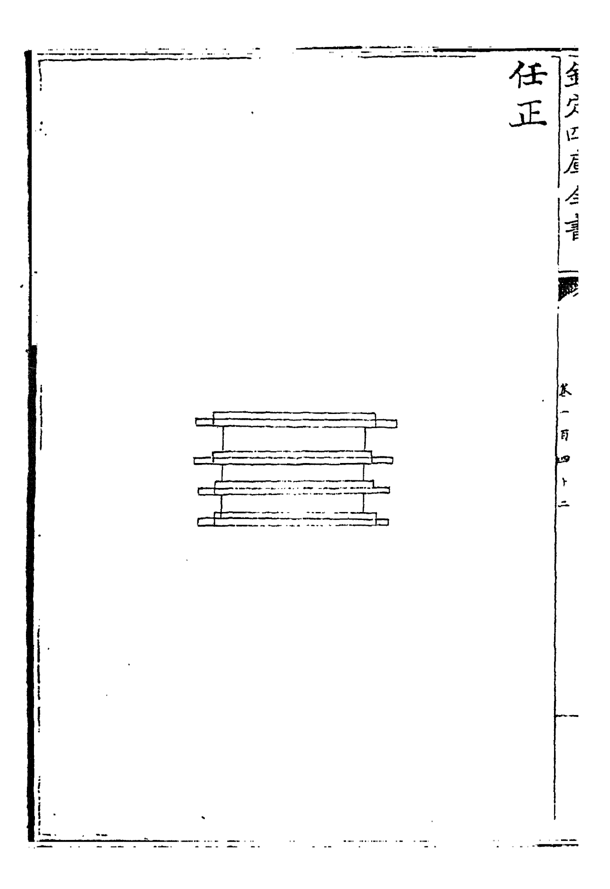



較軾轛軫
較
軾
軫
轛

軨輢軹



軓


任正

輹

易曰壯于大輿之輹又曰輿說輹左氏曰車說其輹

說文曰輹軸縛也或者以為伏兔然兔謂之轐非輹

也易於輿說輹言中無尤左傳於車說輹言不利行

師然輻不能行也說輹不行而已非不能行也左氏

斷章取義猶禮記以不耕穫不菑畬為凶荀卿以括

囊無咎無譽為腐儒

輿

較軾轛軨

說文曰較車軨前横木轛横軨也轖音嗇車籍交錯也軨車轖横木也軨或作轜禮記曰君車已駕僕展軨或曰軨車欄也或曰軨轄頭轊也然僕之展軨非特轊耳鄭司農鄭康成皆以𨏦為覆苓則二鄭亦以苓為欄也

軫輢軹

造車始於輿而車制始於輿廣故詩以權輿為始輿

人之法皆以車廣起度車廣六尺六寸三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則輿深四尺四寸矣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則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矣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則式三尺三寸矣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則較出於式二尺二寸矣軫圍尺一寸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其數廣狹大小崇庳皆起於輿廣此輿人所以以輿

名車而兼數材也車制輿在下輢在兩相式在前軨在後較則輢上出式者也說文車輢上曲銅軹則衡植於輢者也轛則衡植於式者也式必曲為之所謂揉其式是也較有重之者所謂猗重較兮是也孔穎達曰重較侯伯之車賈公彥曰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禮無明文故二說不同也較後世亦謂之平鬲輢後世亦謂之輒說文輒車兩輢也兵車之行五兵皆建於輢蓋以鐵圜範邪置於輢之上下乃植而建之則出先刃入後刃此所謂既建而迆迆邪

倚也

軓

大馭軷祭軓少儀祭范考工記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古書作軓則軓范一也鄭康成曰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植持車正也鄭司農曰軓式前也葢三面之材輢式之所植而其面出於式前矣杜子春亦曰軓謂車軾前

任正

輈人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則任正者與下三面材也衡任者兩軛間之材也輈長丈四尺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任正之圍則任正之圍八尺四寸五分寸之二矣五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衡任之圍則衡任之圍一尺五分寸之一矣

禮書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四十三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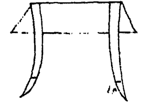
輈

踵

當兔

頸

陰板



衡任



前疾

輈

輈車轅也詩曰梁輈則梁衡也輈持衡者也輈從軓前微曲而上至衡則下而句之輈縱而衡横縱者若輈横者若梁此所以謂之梁輈也輈人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鄭氏謂國馬種戎齊道也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

轐四寸輈之減也率七寸馬之殺也率一尺軹與軫轐之殺也率寸半則兵車乗車軫轐四尺加以四尺七寸之輈為八尺七寸矣田車軫轐三尺七寸加以四尺之輈為七尺七寸矣駑馬之車軫轐三尺四寸加以三尺三寸之輈為六尺七寸矣三等之馬各下其輈七寸則七寸為衡頸之間也輈之身丈四尺四寸軏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則丈四尺四寸也前為頸後為踵頸以持衡踵以承軫近踵以當兎當兎之圍大於持衡持衡之

圍大於承軫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當兎之圍則圍尺四寸有奇矣三分其兎圍去一以爲頸圍則圍九寸有奇矣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則圍七寸有奇矣凡此大其兎以稱任正小其頸以便馬不大不小以當軫然後固也記曰良輈環灂自伏兎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蓋輈有膠筋之被而其漆不止於軓然後用力均亦足以爲觀美也觀泰小戎之輈五束之以革而其束歴録然後古之輈飾

可知

陰板

詩曰陰靷鋈續毛氏曰陰揜軌也劉熙釋名曰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荃也靷以皮爲之繫於陰板所以引車也左傳稱郵無卹曰兩靷將絶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靷皆絶哀二年靷止於兩則驂馬引之而已

鋈續鄭氏曰白金飾續靷之環是也

衡任

輪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輈人為
輈五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衡任之圍衡任兩軏之閒則衡
長六尺有六寸衡任之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兩
其長與輪崇車廣等衡圍與軸圍等矣詩曰兩服上
襄兩驂鴈行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則服馬兩在前驂
馬兩亞之在前者頸當衡亞之者不與焉春秋傳曰
如驂之有靳者兩服也說文謂轅耑持衡曰軏軏下
曲曰軥軛軥曰�平昆左傳稱庾公差遣衛獻公射兩

軥而還襄十四年則軓在輈耑衡在軛上軛軥輈在衡下而軛與軥輈一物也衡上有采以為飾詩曰錯衡是也軛上有錁以貫轡爾雅曰載轡謂之轙是也說文轙亦作钀

前疾

行人上公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五十步立當衡前疾之位在軹之前衡之後鄭氏謂輈前下胡垂柱地者是也覲輈人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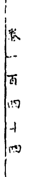
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則軾前曲中乃前疾也

禮書卷一百四十三

禮書卷一百四十四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乘石

綏

軌轍

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此車迹也考工記曰經途九軌此轍廣也轍廣曰軌而兩轊亦曰軌少儀曰祭左右軌猶之兩轊曰軹兩軥下木亦曰軹也考工記曰應門容二轍三箇二轍之間八尺而車人轍廣六尺者以貴賤之車不同故也說文曰蹤車迹也則轍亦曰蹤音蹤

軒

左傳曰齊侯斂諸大夫之軒定九年又曰齊侯得敝無存與之犀軒定九年又曰衛公鶴有乘軒又曰乘軒者三百人又許太子謂渾良夫曰茍使我入國乘軒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則軒大夫以上之車也許慎曰軒曲輈藩車也盖輈有三制獨國馬之輈爲深深則軒故謂之軒軒必有藩故魚軒犀軒皆皮爲之藩也詩曰如輊如軒考工記曰既節軒摯之任漢書曰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則車又以前

高為軒後至地為輊

茵鞇

小戎詩曰文茵暢轂毛氏曰文茵虎皮也釋名曰文茵車中所坐也然則戎車有文茵則乘車有茵可知若大路則越席而已大車則鞇而已禮記曰蒲越之尚左傳荀卿曰大路越席說文曰轑大車鞇也

乘石

隸僕王行則洗乘石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則乘

石王與后乘車於是登降也鄭氏謂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則乘石固設於兩階矣禮記曰下卿位賈公彥以為凡王出則過卿位而登車入則見卿位而降車若迎賓則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者下卿位為諸侯禮樂師趍以采薺行以肆夏謂天子禮然漢去古不遠丞相進見御座為起乘輿為下則天子見卿而後下非過其位則然也果過其位則然豈優至尊之道哉考之

於禮尸與始嫁者乘以几其餘所乘無所經見

綏

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僕已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乘路馬必朝服不敢授綏少儀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說文曰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有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之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曲禮少儀僕右綏曰貳綏

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俯而式焉正立執綏所以備隊耳昔范鞅逆魏舒請參乘而持帶亦備隊之意也夫禮有六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為賢孔子以執馭為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為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已故有以同等為之僕者有以降等為之僕者有以弟子為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為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

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爲之僕也君命名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爲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爲師之僕也

禮書圖卷一百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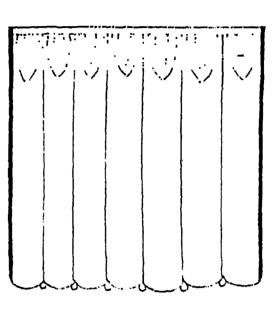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四十五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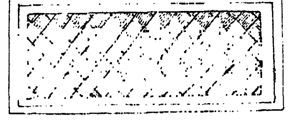
禮書圖

帷裳



茀

簟茀
翟茀



扁

輔

輴

禹之四載曰舟車輴樏輴以行泥亦曰毳曰蕝樏以行山亦曰橋曰踰輂今參酌禮經有輴制于此

帷裳

巾車王后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詩曰漸車帷裳鄭司農曰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童容其上有蓋旁垂而下謂之襜故士昏禮婦車有裧雜記曰輤有裧鄭康成謂裧鼈甲邊緣也然容裧幃皆帷裳之異名也古者婦人車飾以此後世男子之車有之非禮也故郭賀褰帷君子取焉

茀 簟茀 翟茀

茀車蔽也詩曰簟茀朱鞹簟茀魚服翟茀以朝翟雉也簟方文席也衛夫人之車以翟茀齊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别也爾雅曰輿革前謂之鞎乎恩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鞎以革鞔軾者也茀以革鞔後戶者也禦則簟衣軾所以禦前蔽則以簟衣後戶所以蔽後鞎與茀皆革為之詩所謂朱鞹是也禦與蔽皆竹為之詩所謂簟茀是也王之喪車始喪木車蒲蔽卒哭素車棼蔽既練藻車

藻蔽大祥䮰車萑蔽禫漆車藩蔽車氏謂蔽車旁禦風塵者藩蔽漆席為之然則禫車之蔽猶且漆之則吉車之蔽其飾又可知矣車之前後兩旁莫不有蔽爾雅言其前後鄭氏言其兩旁各舉其畧故也漢詔二千石朱兩轓六百石朱左轓則轓者蔽也

扃

邲之戰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脱扃西京賦曰旗不脱扃杜預曰扃兵闌也孔穎達曰扃横木也

葢横木車前以約所載之兵𦉪則扃可脫之材矣觀戶扃謂之扃鼏扃亦謂之扃則車扃亦然

輔

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左傳曰輔車相依孔穎達曰輔者可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助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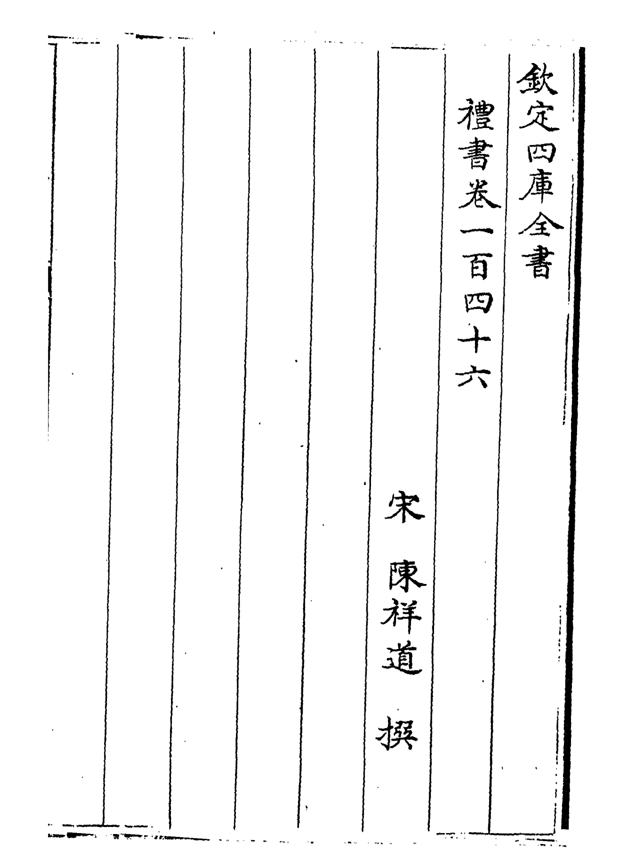
輴　禹之四載曰舟車輴樏輴以行泥亦曰毳曰蕝樏以行山亦曰橋曰蹻華今參酌禮經有輴制於此

書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水乘舟陸乘車

泥乘輴丑倫山乘樏方追河渠書曰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去喬溝洫志曰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尸子曰山行乘樏泥行乘蕝徐廣曰橋一作輂輂直轅車也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應劭曰梮或作樏人所引也如淳曰梮以鐵如錐施之履下以行山然周禮大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輂輦說文曰輂大車駕馬則非山乘者也書曰予乘四載則所乘非所履者也考之於禮士載柩以輁軸大夫以上載車以輴先儒謂輁狀如長

牀笫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又曰輴之形狀庳下而寛廣然則泥行乘輴蓋亦如長牀然也

禮書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四十六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乘車

左	中	右
君		車
位	馭	右

將車

右戎右

中將

左馭

卒車

右持矛

中馭

左持弓

虎

羔幦

乘車

將車

卒車

祥車曠左所以虛神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左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葢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揵是也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謂會同充革車是也罷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

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迎侯生秦王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車為然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緩為右郤克傷矢流血及屨鼓音未絶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夫郤克傷矢而未絶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僖三十三年）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是左人持弓也（宣十二年）欒鍼為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成十六年）衛太子為簡子右禱曰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哀二年）葢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

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大僕則駟乘矣春秋之時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為右富父終生駟乘杜預曰駟四乘四人乘車

虎幦

羔幦

韓奕詩曰鞹鞃淺幭毛氏曰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 玉藻曰君羔幦

虎犆鄭氏曰𧝝覆衣也犆緣也此君齊車之飾大夫齊車鹿𧝝豹犆朝車士齊車鹿𧝝豹犆少儀曰御負良綏申之面拖諸𧝝曲禮曰大夫士去國素簚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大褀疏飾素車大褀素飾藻車鹿淺褀革飾駹車然褀髤飾漆車豻褀雀飾既夕禮主人乘惡車白狗𧝝荀卿曰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春秋傳曰齊侯魯侯會于野井以𧝝為席許慎曰𧝝髤巾也

𧝝者冪也王之吉𧝝於經無見而喪之木車素車犬

禎藻車鹿淺䄠駹車然禎漆車犴禎諸侯覲王之車虎淺䄠而齊車羔䄠虎犆大夫齊車朝車鹿䄠豹犆士齊車亦鹿䄠豹犆而喪車白狗䄠大夫士去國素䄠然王之五䄠皆有飾則諸侯之虎犆大夫士之豹犆蓋其飾也䄠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辨則虎以其威猛而有義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禮也鹿以其善接其類而有仁也豹之於虎其為威小矣齊於朝其為禮異矣故諸侯覲王虎淺䄠齊則

羔幦虎飾而已士之齊車鹿幦豹飾則朝車之幦與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幦豹飾者屈於君故也王於始宅宗之時以守先王之所傳者為貴故複用犬喪則與人辨稍吉則與人接其接之淺矣故複用鹿淺

禮書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四十七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天子十二閑

右校

廄廄廄廄廄廄

二繫

百繫

一繫十三

廄繫

六馬

左校

廄廄廄廄廄廄

十繫

六繫

馬繫

皁

皁

皁二十馬

皁

乘

乘

乘四馬

乘

馬

馬

馬

馬

邦國六閑

廄廄廄廄廄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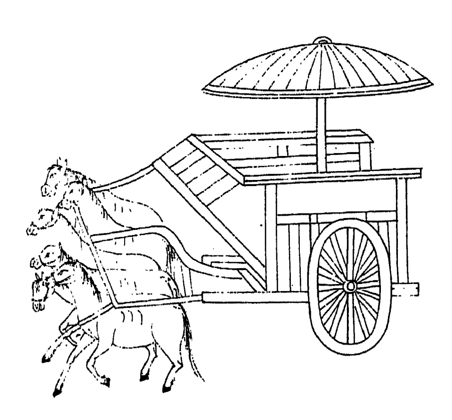
齊馬　道馬　田馬　駑馬　駑馬　駑馬

家四閑

廄　廄　廄　廄

田馬　駑馬　駑馬　駑馬

六馬車



四馬車

二馬車

馬

鄉師以時辨其車馬之物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六畜田野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云禂禱也為馬禱無疾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

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齊右王乘則持馬凡有牲事則前馬道右王出入則持馬王式則下前馬馭夫分公馬而駕治之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

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匹為乘養馬為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二耦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御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筴也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曰騋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天子十有二

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馬凡馬特居四之一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庚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

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小行人圭以馬玉人大璋中璋邊璋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

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檀弓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月令駕蒼龍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累騰皆乘匹之名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夏駕赤騮中央駕黃騮秋駕白駱季秋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冬駕鐵驪王藻年不順成大夫不得造車馬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商人白馬黑首周

人黄馬蕃鬛少儀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馬則執靮右之學記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周易乾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震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坎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詩漢廣言秣其馬六尺以上曰馬言秣其駒五尺以上曰駒干旄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四之者見之彩也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四馬六轡碩人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

組兩驂如舞乘乘黃（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乘乘鴇（驪白雜毛曰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駟鐵孔阜六轡在手遊于北園四馬既閑（習其四種之馬）小戎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黃馬黑喙曰騧箋云赤身白鬣曰駵）俴駟孔羣（俴駟四介馬也）株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馬五尺以上曰駒）東山皇駁其馬（黃白曰皇駵白曰駁）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白馬黑鬣曰駱）駕彼四駱載驟駸駸皇皇者華我馬維駒六轡如濡我馬維騏六轡如絲我馬維駱六轡

沃若采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四
牡翼翼象弭魚服六月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毛物也四牡修廣其大有顒四牡既
佶既佶且閑車攻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
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四黃既
駕兩驂不猗吉日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吉日庚午既差
我馬白駒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裳
裳者華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采菽

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載縣載駟君子所居角弓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崧高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韓奕四牡奕奕駉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馬斯才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思馬斯作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袪袪思馬斯徂有駜駜彼乘黄駜彼乘牡駜彼乘駽青驪曰駽爾雅曰騊駼野馬駮如馬倨

牙食虎豹騉駼枝蹄趼善陞甗小頜盜驪絕有力駥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翑前右足白啟左白踦後右足白驤左白馵騚馬白腹騵驪馬白跨驈白州驠尾本白騴尾白駺駒顙白顛白達素縣面顙皆白惟駹回毛在膺宜乘在肘後減陽在幹茀方在背闋廣逆毛居馻騋牝驪牡玄駒褭驂牡曰騭牝曰騇騟駁黃曰騜騟馬黃脊騝驪馬黃脊騽青驪駽青驪驎騨青驪繁鬣騥驪白雜毛駂黃白

雜毛駓陰白雜毛駰蒼白雜毛騅彤白雜毛騢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一目白瞯二目白魚旣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天子十二閑

邦國六閑

家四閑

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則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牛馬之力政縣師辨其六

畜車輦之稽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牛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駑之六馬此公馬也蓋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匹三皁為繫三十六匹六繫為廄二百一十六匹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廄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廄廄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匹

又駑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葢諸侯及大夫廄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廄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廄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廄爲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春秋之時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諸侯六閑成十八年彼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

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校人駑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為六者蓋自圉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為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以駑馬不駕五路畀之也然則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廄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

德閒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興周之馬數相遠者蓋周制凡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異也

六馬車

四馬車

二馬車

一馬騎二馬駢說文駢駕二馬三馬驂四馬駟古者軍容則

有騎（記曰前有車騎春秋傳曰齊魯遇于野井以撫為几史曰趙靈王胡服騎射）國容則車而已大夫以上駕四士則駕二而已儀禮公贈士以兩馬春秋之時衛良士乘衷甸兩牡（哀十年左）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襄二十七年）魯君以乘車二馬遺孔子（家語）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春秋傳以兩牡為衷甸則四牡為上乘矣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類也（杜預以衷甸兩牡為卿車誤也）詩四牡言使臣之事曰四牡騑騑駕彼四駱采芑言方叔之

事曰乘其四騏四騏翼翼是大夫駕四也車攻吉日言宣王之事曰四牡龐龐四牡孔阜是天子亦駕四也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乘馬一師四圉詩言諸侯獻馬於王咸布乘黄朱則天子亦駕四也特夏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荀卿曰六馬仰秣六馬不調列子曰二十四蹄無遺跡公羊亦曰天子駕六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示有事於天地四方蓋言夏禮也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漢儒曰今帝者駕六此秦漢制耳石慶為御景帝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

手曰六馬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雕軫六駿又曰六元虯之奕奕商周損之以四而後世又復之以六覲商頌言八鸞鎗鎗則商亦駕四明矣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又謂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商益以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以騑謂之駟葢傳聞之誤也昔晏子解左驂以遺越石父孔子解左驂以弔館人陽處父釋左驂以贈孟明光武釋左驂以賜賈復言左則有右未聞三馬可以行車也干旄之詩曰良馬五之

毛萇曰三馬五轡亦謂大夫駕三豈詩人之意然耶
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株林之詩曰乘我乘駒
毛氏以為大夫乘車於理或然何則馬八尺以上為
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六尺以下為駒覲
禮月令天子所乘皆言龍衛詩諸侯所畜則言騋是
天子乘龍諸侯乘騋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輪崇則馬崇輪庳則馬庳是
乘兵車則駕騋以上田車則駕馬也天子所駕下止

於馬諸侯所畜上止於騋則大夫乘駒可知矣四馬八鑾而詩每言六轡者葢駕馬之法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外入有脅驅矣則驂馬之内轡無所施也繫於軾前而已此詩所以言六轡也

禮書卷一百四十七

禮書卷一百四十八

宋 陳祥道 撰

喪期

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書稱堯之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而喪服精麤之制於經無見然則有喪無期有期無服皆心喪而已後世漸文故為冠絰衰

裳帶屨以飾之於是有斬齊功緦袒免之等三年期九月七月三月之别然後情文稱而恩義立矣葢喪服之制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故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逺者象閏近者象時則凡在天地之間者有變易矣此喪服所以立中制節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懐則三年之喪固孝子之所以自盡也宰予欲短之曰舊穀既沒新

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久矣而孔子非之則至親不可以期斷也荀卿與三年問皆謂至親以期斷而以三年為加隆如此則是期為喪之盡而三年為禮之加也與孔子之說戾矣禮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氏謂冠即白布冠今喪冠也然則太古之冠吉凶同色其服又可知也

衣服升數

斬衰

正服三升義服三升有半冠六升受衰六升冠七升

齊服

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冠七升受衰七升冠八升

大功

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

小功

降服十升正服十二升義十三升

緦麻

十五升抽其半小功緦麻冠升同無受

舊說斬衰

正服三升義服三升有半冠六升受衰六升冠七升

齊衰

降服衰四升冠七升受衰七升冠八升父為母伸三年服

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冠九升父在此服期

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冠十升

大功

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

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

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二升冠十二升

小功

降服十升冠升同無受

正服十一升冠升同無受

義服十二升冠升同無受

緦麻

十五升抽其半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之細如麻朝服而數則半之喪服曰有事其縷無事其緦同冠升同　無受

服有降有正有義而其別有升數其變有有受無受八十一縷為升或言八十縷為宗布麤者升數少細者升數多鄭氏改升為登不必然也大夫已上虞卒哭異月故既虞則受士虞卒哭同月故卒哭即受　間傳於喪服斬衰少一等而無三升有半齊衰多二等而有五升六升大功多一等而有七升小功多一等而有十二升蓋斬衰三升正服也三升有半義服也齊衰四升降服也五升正

服也六升義服也大功七升降服也八升正服也九升義服也小功十升降服也十一升正服也十二升義服也齊衰大功之冠其受也緦麻小功之衰其冠也則大功以上以其冠為受而冠衰升數異小功以下以其衰為冠而衰冠升數同喪服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同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則始喪衰異而冠同及受則冠衰皆同是喪之別尤嚴於衰而衰之別尤嚴於始也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受

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其冠同七升受則衰
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
十一升蓋大功用小功之衰為冠小功用大功之冠
為衰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冠同十升受衰同十
升而冠同十一升此喪服重輕之節然也何則喪服
斬衰備舉義正齊衰舉上大功舉中下小功舉上中
其文錯出互見則斬衰二衰同冠而齊衰大功可知
矣斬衰二受同冠衰而齊衰大功又可知矣先儒以

齊衰正服而下冠受之說不見於經於是謂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冠十升冠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自大功降服以上之冠去衰常三等受冠去衰常一等大功正服義服之冠去衰二等受冠去衰亦一等其銖銖而第之可謂詳矣然與斬衰之例不同以為不同耶至

大功降正又異衰同冠而二受亦同冠衰是其說自惑也考之於經冕弁尊而衣服卑尊者常少卑者常多故王之大裘衮服同冕后之三翟同副弔服三衰同弁經降義正之三衰同冠乃禮意也服重者冠衰相遠服輕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故斬衰之冠去衰三等齊衰之冠去衰一等小功緦之冠與衰同等此禮之差也

斬衰制

斬衰先斬布而後製故言斬衰者斬先衰疏衰先製而後緝故言疏衰者衰先齊春秋傳曰斬然在衰絰之中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則斬者其痛甚剡其哀殺也齊衰不杖章傳曰父母長子妻服斬母不服斬而亦云斬者以其服三年而并言之也喪禮齊衰而下各有降正義之三服斬衰則正義二服而已齊衰月數不斬衰則一於三年而已斬衰皆絞帶菅屨特公卿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以其厭於天子諸侯故也曾子曰哭泣之哀

齊斬之情饘粥之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雜記曰端衰喪車無等則父母之服貴賤一也然雜記又曰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春秋之時齊晏桓子卒襄十七年左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鄭氏曰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

耳麤衰斬者其縷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於麤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大功已下大夫士服同此蓋周衰禮變而齊之服於是有等故大夫以尊而伸服斬衰枕草士以卑而屈服齊衰枕草而已禮記或記先王或記末世其可以末世之事而論先王之時哉鄭氏以此為真先王之禮宜乎王肅之所攻也

齊衰制

疏者麤也斬衰固麤矣不曰疏者麤不足以言之也竹笄不言惡櫛笄言惡笄與此同意齊衰言麤大功小功言功緦麻言緦則小功漸著而緦又加密矣疏屨亦謂之疏者此猶周禮所謂疏材之疏異乎疏衰之疏也父在為母期父卒為母三年皆疏衰齊則父卒猶以餘尊所厭得伸三年而不得伸斬也若父喪未除而母卒不特餘尊在焉猶服期而不得三年也內則曰女子二十

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氏曰故謂父母之喪言二十三而嫁非止一喪也何則二十而服父喪未闋而服母三年則是二十四而嫁矣服父而已再期而大祥則是二十二而嫁矣以是知其父喪未闋猶為母期也子雖為母期猶心喪三年傳曰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則子之心喪可知矣晉叔向曰王者三年之喪二謂太子與穆后也王為后期而云三年喪者達子之志也先儒謂父在為母齊衰五升冠八升

既虞受衰八升冠九升父卒為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虞受衰七升冠八升喪服記曰齊衰四升冠七升間傳亦曰為母既虞受衰七升蓋自父卒言之其說是也

喪服祥禫月日

朞之喪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而祥禫間月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而祥禫間月可知也聘禮士中曰禽二雙學記中年考校小記中一以

上而祔玉藻士中武皆以中為間則士虞間傳所謂中月者其為間月可知也戴徳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氏據以為説葢得之矣王肅之徒以記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之日鼓素琴夫子既祥三日而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則善於是謂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是不知所謂是月樂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於上

也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孰謂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然則所謂徙月樂者以備縣也若彈琴瑟笙歌間作而不縣既祥為之可也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至文公二年冬適二十六月左氏曰納幣禮也而公羊譏其喪娶則公羊亦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除與鄭氏之說合矣然則喪大記云禫而從御吉祭而

復寢問傳云大祥居復寢問何也孔穎達曰大祥去

堊室復殯宫之寢則禫而復寢者復平居之寢也

禮書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一百四十九

宋 陳祥道 撰

喪禮

括髪

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者有易裘無袒衣矣儀禮小斂之節主人髺髮袒婦人髽于室

問喪曰三日而斂袒而踊之檀弓曰主人既小斂袒括髪又曰袒括髪變也袒括髪去飾之甚也又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戸出戸袒且投其冠子游曰知禮喪大記曰小斂主人袒説髦括髪以麻則小斂投冠脱髦髻髪而袒矣蓋人子之於始喪其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斂則已矣然後髻髪而袒叔孫武叔既小斂舉者出戸袒而投其冠子游嗤之則投冠髻髪宜在未舉出戸之前歟曾子

問曰女改服布深衣以趨喪鄭氏曰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然則男子始喪葢亦曰白布深衣也雖斯之喪不可以考鄭氏改雞斯為笄纚謂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孔穎達之徒遂謂始死去冠而有笄縱將小斂則去笄縱著素冠視斂其說無據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小斂奉尸出堂主人拜賓之時為母括髮以麻與父同也尸出堂訖降自西階

即位復位之時為母不括髪而免以與父異也儀禮男女奉尸侇于堂訖主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也奔喪禮至家升階殯東西面坐哭括髪袒降堂東即位襲絰絞帶反位皆如初於又哭括髪袒成踊三哭亦括髪袒成踊又哭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奔母之喪西面哭括髪袒降堂東即位襲免於又哭不括髪奔喪不及殯先之墓括髪遂冠歸入門哭括髪袒於又哭三哭皆括髪袒為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髪其餘免以終事其義皆與

小記同也喪大記曰君大夫之喪子弁絰雜記曰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則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皆加環絰也孔穎達曰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斂殯之時耳非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三日成服於理或然

免

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

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又曰免者以何為也不冠者之所服也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喪服小記曰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又曰男子免而婦人髽大記曰小斂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奔喪曰奔母喪一括髮其餘以免終事小記又曰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潄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反

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又曰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它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問喪曰秃者不免童子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儀禮曰朋友在它邦則袒免歸則已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文王世子曰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鄭氏曰免狀如冠而廣一寸蓋有所傳然也然則免於

括髮爲輕故爲父括髮爲母免於冠飾爲重故緦小

功之虞卒哭遠葬者之及郊反哭主人之於君弔必

免然則袒免非喪服之常有時用之而已齊衰而下

小斂皆袒免是有常服者必袒免止於袒免者無常

服故施於五世焉禿者不免於疾也童子不免未可

加以成人之服也

髽

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緦箭笄髽衰三年女子子

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士喪禮小斂婦人髽于室既夕禮曰丈夫髽散帶垂即位鄭氏曰此互文以見喪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奔喪曰婦人奔喪東髽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總總爾爾無扈扈爾又曰婦人髽而弔自敗於臺鮐始也鄭氏釋喪大記曰去纚大紒曰髽釋喪服曰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

上郤繞紒如著幓頭焉蓋其所傳然也其狀則毋從從爾不至於縱而高也無扈扈爾不至於早而大也爾雅曰早而大扈則從從為縱而高可知也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奔喪男子東括髮婦人東髽又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則婦人之髽猶男子之括髮免也故括髮以麻則髽以麻矣免而以布則髽以布矣髽以麻則斬衰也髽以布則齊衰也小斂齊之髽不言笄則未成服之髽無笄矣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孔子言髽而繼之以榛笄則成服之髽有笄矣又儀禮言髽衰三年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斬衰齊衰之髽皆終喪矣（孔穎達曰常服之髽不用麻布）然則啟殯之髽雖在成服之後蓋亦無笄以對男子之袒而免故也男子之袒免及於五世婦人之髽不及於大功者以髽不特對免而又上同於括髮故也禿者不髽以疾也弔者不髽以踈也皇氏以麻髽布髽露紒為三髽然

則髽雖麻與布之不同其為露紒一也

笄

儀禮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髽衰三年傳曰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齊衰惡笄

以終喪男子冠婦人笄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蓋榛以為笄然則喪笄有三箭笄也櫛笄也折首笄也箭笄櫛笄長尺折首笄長尺二寸箭笄為重櫛笄次之折首笄為輕斬衰笄以箭齊衰笄以櫛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則斬衰之笄以箭矣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人為舅姑惡笄而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則齊衰以櫛矣箭笄惡不足以言之櫛笄言惡以其木之無文故也古者櫛以樿樿白理

而無文則櫛笄用樿無樿則榛可矣故檀弓曰蓋榛以為笄也儀禮曰卒哭子折笄首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言子不言婦終之也蓋惡笄有首吉笄折首吉笄則父而不子折其首別子而不婦以其不可全於子故吉笄以其不可全於婦故折其首儀禮曰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三年小記曰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惡笄不終喪而吉笄折其首者特子之適人者而已鄭氏曰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覲古無字

則筭之形制可知

竹杖

削杖

記曰斬衰貌若苴齊貌若枲喪服有苴絰有牡麻絰

傳曰苴絰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爾雅曰蕡

枲實也孫氏曰蕡麻子也蓋枲之有蕡者其色苴惡

故謂之苴無實者其色反是故謂之牡麻苴絰苴帶

以苴麻名之也苴衰苴杖因絰帶名之也杖之制下

本其大如絰其長齊心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為父竹杖為母桐杖蓋竹之為物堅貞而不變桐之為物柔脆而易彫為父斬為母齊斬者常伸而三年齊者或屈以期月此竹杖桐杖所以不同也杖雖主於父母凡斬衰皆杖為妻期亦杖為長子亦杖期服必杖而有所不杖童子婦人不杖有所必杖孔穎達曰婦人不杖謂童女也其授也有官周禮肆師之類其授之也有日其執之輯之去之使人執之也有時其棄之也有所虞杖不入室祔

杖不升堂練則筮日筮尸視濯要絰杖而已蓋杖所以輔病者也喪久而平則杖不用矣鄭氏曰大祥除衰杖

禮書卷一百四十九

禮書卷一百五十

宋　陳祥道　撰

喪服

經帶

喪服有二帶經帶象大帶絞帶象革帶斬衰經帶絞帶皆以麻齊衰以下經帶以麻絞帶以布然經帶之麻有苴者有牡者有澡者有不澡者有有本者有純

本者其施之於身有散者有不散者斬衰苴絰齊衰大功緦衰小功牡麻絰殤而小功澡麻苴者麻之有蕡者也牡者枲麻也澡者治莩垢者也苴色惡澡色潔牡則不惡不潔而適輕重之中此所以自齊衰至小功皆用之也儀禮謂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皆澡麻絰帶小記曰下殤小功澡麻不絶其本屈而

反以報之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鄭氏曰有本謂大功以上小功以下澡麻斷本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又曰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則大功以上有本小功以下絕本小功雖絕本而不澡特下殤之在小功者澡之下殤在小功者澡之則於小功為絰以其在所降者不絕其本則於小功為重以其本非小功也儀禮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亦澡麻而小記特言下殤小功指其本宗者言之也

正小功無澡麻小記小功下殤有澡麻無斷本鄭氏曰小功以下澡麻斷本失之矣小記曰君吊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玉藻曰五十不散送荀子曰喪之散麻則凡喪大斂以前既啟之後皆免而散帶免必散帶而有所不散帶則君弔免而不散麻是也凡服有受故大功以上成服之後又絞其帶之垂者殤之服無受故摎垂殤之帶不摎垂屈而反以報之則下殤屈反絞之與長中異乎其有所糾而合者下殤小功凡此皆

麻帶之别也記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此練而受以葛者也喪服記曰公子為其妻縓冠葛絰帶此服輕而用葛者也

衰辟領負板之制

儀禮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尺博四寸削殺也適辟領也外削則縫其殺者外嚮也衰博四寸當心辟

領愽四寸出於衰則綴於兩廂各去衰二寸以其去衰二寸并辟領四寸與衰四寸此所謂與濶八寸兩之爲尺六寸也辟領及濶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則負廣尺八寸矣廣尺八寸而長稱之則辟領之長葢與衰齊衰用三升布則負與辟領之布亦三升

倚廬

間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齊衰之喪居堊

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又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鄭氏曰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蓋倚廬之制横木於地以為楣倚木於牆以為椽覆之以苫不翦不塗其位中門之外雜記謂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是也不入門問喪謂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是也其方東壁士喪既夕謂

衆主人皆西面于東方主人揖就次是也古者於中門之外自漢以來於中門之内以其近殯也唐禮於殯堂東廊下近南永漢禮者也君障之大夫士不障喪大記謂君為廬宫之大夫士襢之是也庶子而下廬於東南喪大記謂凡非適子者自未葬於隱者為廬是也先儒曰諸子各一廬既虞卒哭則翦所覆之屏以齊其苫亂葛洪變除云屏廬前屏也卒哭除其屏更作外障然大夫士廬前無屏葛説誤也柱迫地之楣以易其戶廬北戶柱楣西戶塗不於顯而無事手飾君與大夫皆宫之而不使袒皆所以即變也廬

立於既殯先儒曰殯之明日成服而立廬毀於既練寢苫枕塊不說帶絰不與人坐此居廬之大略然也廬男子之事成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唐禮婦人不爲廬設次西房若殯堂後施下坐麻廬嚴者也故疏衰不廬疏衰不廬非服母者也服母雖疏衰廬

堊室

周禮宮正授廬舍鄭氏曰舍堊室也喪服既練舍外寢鄭氏曰外寢堊室也又士喪既夕主人揖就次而

堊室預焉則次舍外寢皆堊室之異名也其制則鄭氏謂屋下壘土為之不塗壁屋下則其屋雨下與廬之倚木異矣不塗壁則既祥堊矣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或曰父喪既祥而母亡嫡居父喪而祖父母亡嫡居祖父喪而母亡其所居有異乎禮輕者包重者特父喪既祥而母亡則毀堊室立廬是包輕也嫡之於祖所以繼體也父喪既廬而祖父母亡宜別立廬以受弔者示傳重也居祖父喪而母亡二喪殊位則亦宜別

立廬也然則父爲長子出後之子爲父母出妻長子爲父母與爲出嫁母庶子爲其母所居有辨乎先儒謂父爲長子不被髮不徒跣爲次於內不歠粥立廬於內可也凡杖者則廬廬則禫爲人後者爲父母不杖則堊室而不廬可也出妻之子非廬於母之家則廬於別室可也父亡母嫁有服而已不廬可也庶子父在爲其母不禫固不廬矣若君母在亦不廬也然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則長子固次於外矣或

曰聞喪而不得奔可以立廬乎廬者所以示哀之發於居處也其設不必為殯也則問喪而不得居不可不廬於其所居也

貴賤親疎廬堊室之辨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士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寢有席小功緦麻床可也鄭氏釋宮正謂親者貴者居倚廬

踈者賤者居堊室賈公彦曰親謂大功已上踈爲小功緦麻貴謂大夫已上賤謂士也葢大夫貴矣雖與王踈不居堊室雖賤與王親亦居廬鄭氏又釋雜記曰士居堊室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然邑宰與朝廷之士皆士也而朝廷之士居廬於禮無見不可考也雜記大功居堊室而大喪大功居廬葢凡喪與大喪異歟

含襚賵賻贈之别

玉貝曰含衣服曰襚車馬曰賵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蓋卒洗而含將斂而襚賵賻賵在既祖薦馬之後贈在櫃至邦門之時襚以遂之賵以覆之賻以助之贈贐之則含襚贈所以送死而賵賻所以佐生也士喪禮卒洗實貝柱右顛左顱含若及時則敵者親含如魯桓公卒諸侯請含是也不及時則使人執含以往雜記使者執璧委于殯東是也襚在及事則士喪禮所謂君使人襚徹帷襚者入衣尸出親者襚不將命

以即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是也若不及事雜記所謂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委衣于殯東襚降授爵弁服於門内霤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是也臣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而曰君無襚者受之不以即陳也敵者曰襚而君於臣有襚之者自敵以下皆曰襚也士含以貝天子諸侯含以玉士賵以兩馬大夫而上賵以乘馬襚雖以衣服而

有車馬雜記所謂以後路與冕服襚也賵雖以貨財
而有馬馬少儀所謂賵馬不入廟門是也賵雖以車
馬而有玉馬雜記所謂上介賵執圭將命是也襚賵
北面將命而賻專於生者不必北面士喪禮若賻賓
東面致命是也襚賻坐委之若無器則不必坐委士
喪禮所謂捂受是也士喪禮襚賵不同日而雜記謂
含襚賵皆同日而畢事者鄰國相弔之禮也檀弓曰
讀賵非古也是再告也雜記大夫之喪包奠而讀書

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賵周人尚禮之文也若夫春秋之時天王使宰父歸桓公仲子之賵徐使容居弔邾婁公欲坐含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此含賵贈之失禮歟

乾隆御覽之寶

禮書卷一百五十